中州道學編 上卷

B
126
K45
1691
V. 1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LIBRARY
JUN 22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敬恕堂纂輯

中州道學編

嵩陽書院藏板

中州道學編序

嵩陽耿逸菴先生輯中州道學編斷自二程迄于當代凡若干卷來章嘗與校讐旣成因爲之序曰自洪荒初闢以來稱開物成務之聖首推伏羲氏伏羲始因河圖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業蓋無不囊橐於此嗣是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傳皆所以發明其理推衍其緒是開五帝三王列聖之統者伏羲也秦漢而後讖緯九流釋老詞章百家之說龎然雜出雖號爲儒者于古聖人微言

大訓皆莫之能識二程掇學庸於殘經之中拔七篇于千籍之內以即理言性以大公言仁以無妄言誠以主一言敬又以鳶飛魚躍逝者不舍指點本體以窮理格物存養省察發明工夫合內外貫天人使列聖心法昭揭如日月蓋千餘年所未有者其後龜山載道而南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朱子擴克闡布集厥大成雖人歷四傳地隔千里淵源相續無異同堂閩學之興原本于洛所謂私淑而與有聞者也又其後于元得許文正崛起于懷孟於明得

薛文清奮跡於鄢陵自曹靖修孟雲浦而下代有其
人世守洛學綿綿不絕是開有宋元明諸儒之統者
二程也夫伏羲降於宛丘二程生於洛口固皆豫產
今編道學而必以二程爲首猶之述列聖之統而必
以伏羲爲首蓋天下之公論非豫人士之私言也嘗
曠觀於宇宙之間而知中之時義大矣土爲五行之
中離乎土則水火木金無以成其質信爲五常之中
離乎信則仁義禮智無以成其德心爲五官四肢之
中離乎心則耳目手足無以成其用所以河圖之數

奇偶各居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豈非以中爲事理象化之本原哉豫處天地中理數氣運爲四方之樞紐其道亦由斯也風雨交會陰陽洽合寒暑均平節候調適清淑中和之氣磅礴鬱積蓋必始乎此而後可旁達而遐布其開列聖之統而不能不始于伏羲開諸儒之統而不能不始于二程夫豈出於偶然哉編中諸儒或仕王朝或伏草野迹不必同要皆以聖賢爲歸吾願讀是編者居同井里則傳其道守其業處分疆域則尊所聞行所知大道爲公四海九州之

人皆與有責焉二程之學夫豈僅望于中州人士哉

康熙二十九年冬至月襄城李來章頓首拜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何昉乎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天者道之所從出也學何窮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天之行生不窮即人之學不窮也豫土居天地之中爲陰陽交會之所藴氣中和藏脉深厚往往天不愛道而付之聖人聖不異學而及於儒者是道學之盛於中州有由來矣耿嵩陽先生憂道之失傳旣嘗編理學要旨諸書公之於天下猶曰此爲百世定統宗非爲中州明譜系也去世未遠居

近爲甚識大識小各有道存不及今搜羅誰知脉絡分明清淑畢萃因手輯中州道學一編始宋代迄

本朝自程子而下凡得五十餘人錄之從簡核之必精凡師承源流較若列眉予讀是書不禁歎先生之志之大而心之苦也或曰以備文獻或曰以表前徽是皆非知先生者文獻有國史邑乘可考此豈云備至若前徽之可表者文章經濟孰一可遺倘此繩之不幾掛一漏萬乎要之先生之編是書也存道脉也存道脉則專錄道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側也先生之

編是書也爲中州存道脈也爲中州存道脈則專錄
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亦自不得旁及例也夫古來
之道學多矣道學之產於他邦不啻踵相接矣就中
州而論河洛一區實爲道統托始之地何也龍馬神
龜負圖載書而出天地之心畢洩於此則天不言而
道已肇學已傳謂河洛之地非天地之靈秀所鍾不
得也逮唐虞夏商周之聖敷治中土播其道於朝野
上下留其學於典謨誓誥無非發明此蘊後之儒統
周程張朱推爲大宗而程子生於伊洛不第能接濂

溪太極之傳直使關學興盛於此地閩學於三傳後
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玆不第表章孔曾思孟之書
而揭其旨直使伏羲以來相傳之道相傳之學如日
月中天而不可抑謂學至兩程非道學之一大關鍵
又不得也自此以往親炙私淑蔚然相望代不絕人
瀍澗東西宋衛南北流風餘韻何地蔑有不有深心
考其里居誌其服習溯其支派明其造詣生玆土者
尚不無遙遙典型之憾安望南海北海聞而興起者
乎先生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顯者詳之隱

者顯之人從其代傳統於人其有行事可見語錄可考者節取其大凡不則亦存數行表其姓字纚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於卷帙森羅之內憶先生之於道學其闡明而推尊之者可謂至矣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謂示以儒者之道而不知取法吾勿信也知取矣知法矣謂譜其轍跡無可會其性靈吾又勿許也葢學以學其道而已矣儒者之道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學而不至希聖希天學非其學即道非其道也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
幸闕里祀孔子海內莫不喁喁向學復於濂洛關閩諸
大儒
御賜扁額親灑
宸翰而褒以學達性天之一言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學
之宗要在復性性全則天全矣學至則道至矣古來
道學傳授之微旨不在是乎儒者幸生同文之世薄
海內外家絃戶誦罔不以程朱爲確遵學術之正莫
有踰於今日者行見中州道學一編播之海內舉向

之讀關學閩學北學三編者庶得探源合轍由伊洛而上泝洙泗更由鄒魯而遠証圖書皆不外是矣先生是編爲中州存道脉實爲斯世存道脉爲一世存道脉實爲千百世存道脉余服膺是編舊矣願與中州人士共讀之尤願與海內人士共讀之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夏柘城竇克勤頓首拜譔

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者心所自具之理而學爲心所實致之功以致實之功體自具之理此學之所以必範於道而道之所以有資於學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乃從其最初言之自繼善成性以後則於人心爲至切矣仁義禮智爲性仁義禮智之見諸行爲道性蘊於心而道自無不具於心也倘曰道自爲道無與於心則倫常事物皆可有可無之端矣而豈其然哉二氏之說曰熾千百年來蠹蝕吾道學者毎眩惑而莫歸於正固可爲

之深慨矣而其不惑於二氏者又不盡出於一途有舉業之學制義是也有詞章之學詩歌古文是也有訓詁之學分章析句敷暢經義是也惟聖賢之學以道爲準而其從事之方不越乎心其靜而湛然中存者心之體也動而炯然不昧者心之用也其讀書窮理心爲之燭其持躬涉世心爲之衡也無論時之久暫遇之順逆一循乎天理之當然而不繫於私天下於是尊其名曰道學蓋重之也然其名既尊有竊之者而道學僞矣有忌之者而道學又危矣恭逢

聖天子在上統承唐虞道行洙泗表章六經四子之書以濂洛關閩直接孔孟而虛無高遠之流不得逞其詆𢡟之見一時正學丕振嵩陽耿逸菴先生有中州道學編一書其獨詳中州者猶子輿氏所云世未遠而居甚近欲使人知所典起也孔孟以前聖若賢備道學之實而無其名有宋程氏兩夫子尋已墜之緒於遺經昭揭大道以紹先而啓後誠道學之權輿也程門高弟多卓卓可紀康節闡先天之祕旨胸有眞樂品高而韻遠在元則許文正接道學之統在明則

曹靖修開道學之先而薛文清托籍於鄢並稱中州大儒其他凡學宗二程言行足傳者俱得附載間有宗尚不盡同而行不畔於道者亦不忍没由宋迄今得數十人逸菴先生采輯删潤數易藁而後成予居嵩陽書院時有商確及予留滯京師而先生以是編授梓且遠致之屬予爲序予竊自惟向及見是編而不及見其梓似爲憾事然不及見其梓而得首先讀之實深自幸也因念逸菴先生竭數十年精力經營書院藏經史聚生徒倡明絕學於其中是編出而遊

書院者各手一冊以奉先儒之典型旣啓其地復垂其訓相須而有成又淺爲後學幸也予向讀程子之書見其言道莫大於仁言學莫切於敬今証之是編而知仁統四端義禮智皆仁也敬貫始終存省知行皆敬也統學以敬盡道以仁而學無不正道無不明中州道學之傳可約而該也願讀是編者勿徒作前賢志傳觀而取法其所以爲學庶不負撰次鋟行之苦心已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秋九月年𥝢陽冉覲祖頓首拜

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統緒傳於人人之所以上承統緒而光大之者存乎學而已矣上古聖人不言學而學傳於道道傳卽學傳也後世聖人詳言學而道傳於學學傳卽道傳也自孔孟而後道統寄於儒者漢唐以來江都河汾昌黎力抵中流然所造未純其於聖賢道學之旨猶未窺其堂奥至宋周程張朱擴大而推明之而道學之統乃稱極盛焉然關學實與感於洛而閩學則三傳以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兹者

然則道學淵源其尤盛於中州矣乎兩程夫子受學
濂溪復推而廣之其定性書識仁說氣質之性論顏
子好學論視聽言動箴道學之蘊發揮無餘嗣是大
河南北景慕芳徽者親炙私淑後先相望歷宋元明
以迄
本朝蓋五十餘人焉或遠或近或同時或異代或相師
相友或獨立門戶或顯而布之經濟或隱而蓄之靜
修要之各有所學則皆於斯道有所發明也不有人
焉爲之誌其里居詳其姓氏溯其支派表其服習顯

其隱行雖與生同地而居同里有不知典型之在望
者又安望天下後世感發而興起乎嵩陽耿夫子憂
斯道之失傳慨然以爲巳任既嘗著理學要旨孝經
易知諸書詔示來學復廣搜博採得其年譜得其遺
書得其語錄輒不禁三復玩味手錄一冊因編輯成
書使中州歷代名儒一展卷而如親其人如見其行
是即先生之學所見端先生之道所見端先生之教
所見端也葢先生之學以誠敬爲體以仁恕爲用而
道學一編所載程子以下諸儒雖所言異詞所行異

事而揆之誠敬仁恕之旨寧有不同此心同此理者乎先生知學在是道在是教即在是故不辭勤勞搜羅靡遺訂正詳愼俾後之學者讀是書知某名賢生於何時產於何地所著述何書所建白何事出則效其名節凜然事功顯著處則法其窮理盡性修身制行一時中州人文之盛可追蹤伊洛於以上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以開示來學以廣勵天下以接統緒於往古以存道脉於千秋是先生之志也夫

康熙辛未孟夏新安門人王桂謹識

中州道學編序

逸菴耿先生中州道學編成或曰天下大矣而以道學名者必推尊濂洛關閩猶孔門之有顏曾思孟者也淵源相承要歸一致是編也何得獨以中州名也不幾私乎然非私也何也蓋中州居天地之中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交宇宙淸淑之氣於是乎在鍾靈毓秀實誕偉人二程子乃生長於洛爲洛學開諸儒之統云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子而遂失其傳二程出而表章經書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眞詳切實體用兼備其大者曰識仁曰存誠曰主敬窮極乎天地萬物之至理闡發乎身心性命之義藴綜括乎修齊治平之要務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二程之功豈在孟子下耶横渠張子至京師見二程與語道學之旨厭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關學與起實感發於二程自龜山載道而南而豫章而延平以至朱子擴大而推闡之集諸儒之大成克傳道於無窮者閩學卽洛學也地雖不同而心心相印針芥不爽此心同此理同止有此理止存

此學原不容岐視之矣或曰二程不嘗受學於周茂叔乎然程子有言吾學雖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巳體貼出來是開其緒者濂溪而昌明其道者實二程也逸菴耿先生與復嵩陽書院與都人士講學其中予雖老矣然亦時相過從聆其緒論大要以仁孝為主而體之以敬醇粹切當夫復何議居恒悲大道之或澌於是集道學諸儒之生長中州者自二程以下歷有宋元明以迄

本朝凡若干人採輯成書授梓行世將以公之天下後

世有志聖學者咸得取而折衷焉俾此道之常存於天地而不息者先生闡揚之心葢亦苦矣中州云者謂之洛可謂之濂溪關閩亦可即謂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亦無不可也聞孫夏峯先生有中州人物考湯潛菴先生有洛學編取而參觀之益信此編之非私矣予固喜而序之以公之同志者康熙辛未五日同里焦欽寵錫三撰

中州道學編序

道命於天而具於人無時不然無處不在推之東西南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準何嘗岐風土殊方域哉然天之所以傳斯道者有斯人則所以生斯人者有斯地鍾靈毓秀繼往開來蓋亦有運數存乎其間未始不可於大同之中稍存一派别之觀也自龜龍圖書出於河洛聖人則之以畫卦演疇千萬世道學之傳實昉於此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我夫子而删定贊修集

其大成以傳之曾子子思孟子洙泗杏壇之間師
友淵源蓋終古一見也秦火以還歷漢唐以及五
季或鶩於記誦詞章或流於異端曲學支離破裂
聖道湮晦于五百餘年於茲矣有宋濂溪以太極
圖授兩程子而洛學興焉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
孔門教人之法識仁存誠主敬要歸於致知力行
由是洛伊統宗直上接孔孟不傳之緒是斯道之
一大關鍵也迨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以傳
之朱子獨取程子之書會萃折衷益之以集註章

句或問復編輯小學使人知入德之門造道之閫此閩學所以繼洛學也元許文正得朱子小學四書敬之如神明教人無大小咸從小學入明曹端修薛文清皆謹守程朱體認精深踐履篤實純粹中正俾異端邪說不得逞其虛無高遠之習從此文獻之傳仍歸中原矣三百年來在朝在野親炙私淑代有傳人恭逢

聖天子在上重道崇儒於兩程生長教學之地皆

御賜扁額所以風厲之者甚厚蘇門一席肇開於先

而睢陽繼之溯流洛伊尋源洙泗其亦有起而光
大之者乎余故取程門以下諸儒之有裨正學者
彙次成編以俟後之君子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夏之吉嵩陽耿介謹識
於敬恕堂

中州道學編

凡例

一理學盛於宋而實肇於二程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考亭百世之傳伊洛一脉其聖道之大宗乎斯編之輯所由來也

一中天淸淑之氣挺生賢哲其間文章華國勳業葢世代不乏人兹編止取有關道學者錄之其他或載諸史冊或見之志乘各以類從非敢過爲區別也

一斯道開自杏壇師友淵源親炙私淑皆有承傳其生同時居同地聲應氣求固已至有曠世相感而以此心此理默契印証靡不同也則以之列於道學之目寓有顯微闡幽之意焉

一諸儒傳有可採摭者錄之從詳至著述不多見而師承確有可考亦用數語表之不敢沒所自也

一諸儒語錄不能悉載摘其精粹者存之一斑可窺全豹覽者幸勿嫌畧

一道本中庸故吾夫子謂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智之過是編要歸於昌明正學其或言涉高遠志慕空虛即爲聖人之所擯棄非程門存誠主敬之旨槩置弗錄嚴其防也

一中原文獻自程子而後於元推許文正於明推曹靖修薛文清葢三先生之學皆醇正精確尊信洛閩不失孔門家法學者體得此意則造道之基入德之閫端在是矣

一余閩學疎淺又地處山僻於諸儒文集購求未

富一時釆輯不無遺漏廣蒐博覽增定成書不
能不俟諸後之君子

中州道學編姓氏

卷之一

宋儒

程子純公

傳　定性書　識仁說　語錄

程子正公

傳　四箴　顏子所好何學論　語錄

邵子康節

傳　語錄

謝文肅艮佐

傳

尹彥明焞

傳

朱公剡光庭

傳

張思叔繹

傳

李端伯籲

傳
劉質夫絢
傳
呂原明希哲
傳
孟敦夫厚
傳
邵子文伯溫
傳 語錄

呂居仁本中
傳
靳裁之
傳
程可久迥
傳
傅景初伯成
傳
元儒

姚文獻公樞
傳
許文正公衡
傳　語錄
白崧谿居敬
傳
趙季明居信
傳
薛嘉甫大猷

傳
薛直齋友諒
傳

卷之二

明儒
曹靖修公端
傳　語錄
薛文清公瑄
傳　讀書錄

李希顏
傳
李文達公賢
傳
閻子與禹錫
傳
李恭靖公敏
傳
白堯佐良輔

傳
喬廷儀縉
傳
何文定公塘
傳
崔文敏公銑
傳
許莊敏公誥
傳

王肅敏公廷相
傳
王錦夫尚絅
傳
李君賜承恩
傳
尤季美時熙
傳
李育吾根

傳
李肖雲繼業
傳　語錄
李子仁士元
傳
魯鄭卿邦彥
傳
謝仲川江
傳

陳道徵麟
傳
周竹溪道
傳
呂新吾坤
傳　語錄
孟雲浦化鯉
傳　語錄
楊晉菴東明

傳

王惺所以悟

傳

呂忠節公維祺

傳　孝經本義序

張孚若信民

傳

竇筠峯如珠

傳　語錄

李淞冷會

傳

淸儒

孫徵君奇逢

傳　語錄

湯潛菴斌

傳　語錄

彭德聲如芝

傳

張尚若滑
傳　語錄
陳元熙㥥
傳
許酉山三禮
傳
鍾爾知國士
傳

中州道學編卷之一

嵩陽耿介逸菴甫輯　門人　景日眕東暘　仝校
喬廷謨祗承

宋儒

程子純公

程純公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河南人太中大夫珦之子也生而神明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歲時與弟伊川以太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元公令其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於是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調主鄠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禮異之調上元簿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司計力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興先生度以爲如是則苗槁久矣立發民塞之而堤成歲以大熟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云其常有媿此四字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人事父

兒出事長上之道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
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
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有養也澤俗故樸陋不
知學先生爲立鄉校教其子弟暇輒親詣較課所讀
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簡其秀者敎之學後
十餘年服儒衣冠者彬彬焉俗以大變時有制令河
東募義勇於農隙教武事而應者視爲具文先生以
爲古寓兵於農之遺也練如法而晉城兵精先生條
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民被服先生之化以不

遵教令爲深耻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中丞吕公著
薦授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聞先生名召對之日
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
賢育才爲先一日言於上日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
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巳之
心也巳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
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又疏請近侍方岳州縣
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經
明行修者延聘致之相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

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敎天下之學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嘗爲帝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端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嘗歎人才難得先生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悚然曰朕何敢然命推擇人才先生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稱先生積誠意動主而容色溫溫帝與語必深動帝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以臣補闕拾遺裨贊朝廷則何敢不勉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帝歎賞以爲得御史體會王安石信用先生

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未聞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也況於措置失宜公議沮格二三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防正者乎設令由此事倖小成然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會張御史戩於中書大悖激怒安石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不受曰臣忝竊臺諫臺諫之任繫朝廷

紀綱其言是願行之令妄言當揚譴責使不問言之是非皆進職而去即紀綱廢矣改僉書鎮寧軍判官陛辭召見帝拳拳以所著文字爲問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乎何有欲去帝留語久之則以無輕用兵爲言帝爲感動鎮寧守嚴意多忌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而先生事之甚恭雖莞庫細務靡不盡心力事未安必與之詳覆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前後以十數求監局便養得監河洛竹木務自先生去國神宗終念之會修三經

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來者帝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未幾先生罷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神宗崩遺詔至洛先生感先帝知念終無以報也涕滂然下聞司馬君實吕晦叔相矣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吏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先生嘗曰熙寧初安石行新法並用君子

小人君子正直不合安石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安石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先生雖小官天下咸以其進退卜世汙隆卒之日無識與不識皆流涕門人弟子

各即其所見爲文推稱尊美雖言人人殊至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則如出一口也先生克養純粹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寬而有制淸而能通視其色其接人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而豈弟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務使其欸曲自盡從容誘掖咸獲其益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嘗不歎息推服以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巳病不欲以一
時之利爲巳功其自信之篤志苟可行不輕潔乎去
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自牧之虛則才周萬
物而不以之自多學貫三才而不以之自滿其爲敎
自致知以至於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
以至於窮理盡性包涵廣大經綜微密雖去聖人千
百餘年而發其關鍵辨其階序洞其堂奥俾學者曉
然循之可從而入也時大學中庸二書尚在禮記中
先生特爲取出表章之四書之名實昉於此居洛十

餘年與弟正叔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菽粟不繼而事親曲盡其歡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往來過洛造其門者虛往實歸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表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淳祐初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定性書

横渠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荅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
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
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
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
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
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
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
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

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識仁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

能體之而樂亦亦不患不能守也

語錄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人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

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栽培之意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遠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但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

人之别義理所得漸多自然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衆生之道

有人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徹上徹下語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千歲之運

不學便老而衰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恐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子路眞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

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徒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昔者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此與敬以直內同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則自然和樂

天地間無適非道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往而非道此道之所以須臾不可離也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間得之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毎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

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順理然後爲得也

人於夢寐間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
至於喪己
質美者明德盡查滓都渾化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已不識性
更說甚道
朱子曰自鄒孟氏没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
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
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

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
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
者葢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
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
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
微修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旣親
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
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
修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

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葢三先生
之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
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夏峯孫先生曰純公於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
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於安石
至誠感動意欲化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
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性已
成勢雖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

加害至誠動物於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篤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寶靜菴先生曰先生自再見濂溪後便有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想其默會無極太極之妙胸次恬適活潑渾是周子光風霽月氣象元氣會於一身時措體乎二五因心則裕變化而神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冤此其有深心大力潛移默感之妙

行乎其中雖安石終不爲我化然亦極相信服害不我加矣所謂眷眷在天下國家者其運於無迹神於不測人固不得而識之也先生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今思之惟是天理純熟故從容廣大不滯於一隅和平中正包涵乎萬象天理二字真尋孔顏樂處大總腦會乎此更可尋得周程樂處所樂何事矣又不徒觀其氣象而已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